

高原上的人們

石 文 著



北 流 出 版 社 印 行

高 原 上 的 人 們

石 文 著

北 流 出 版 社 印 行

高原本上的人們

著者 石文
出版者 北流出版社
經售處 各
定價 元

△△版權所有△△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

一九三七年八月。翠藍色的曙光如同春晴的海潮，平靜地，舒緩地，淹沒了樹木、村舍、田野，以及高原的全部。夜的帷幕被一隻看不見的魔手撕得粉碎。星星，一顆一顆像是王冠上的鑽石的大星，也被這隻手粗狂地摘下，棄擲到草葉上，穀穗上。……不錯了，那點結在植物上的不是星星，而是透明的曉露，輝映着一片火紅的朝霞，亮輝輝地閃耀着。

黎明爬上高原：清爽；爬進窗洞和門縫：光明；爬到人類的心頭：活潑。活潑的心情化成輕鬆的嬉笑和無節奏的口哨，旋轉在東，旋轉在西，旋轉在村鎮的每個角落。

有一個人却包裹在薄霧似的憂鬱裏。當他大刀闊斧地收拾好行裝，從桌上抓起軍帽，他忽然遲疑地，留戀地，用他的粗糙的大手撫摸着帽前的五角紅星。這徽章陪伴他將近十年，給

他勇氣、信念、前途。然而不久，他知道它將像晨星一樣的沉落而失滅，代替它的鋒芒四射的白日，雖然能够給他帶來更大的光明，更有力的生命，他却不自禁地激蕩在可泣可歌的回憶裏，暫時變成感情的俘虜。

「噓——」他搖搖頭，很容易地擺掉這些脆薄的思念。他把軍帽敏捷地扣到頭上，感覺口腔有點乾燥，於是揭起桌上的一把洋鐵壺，對着壺嘴喝下一大口隔宿的開水，快適地喘了一聲粗氣。

門外響起誰的遲緩的腳步聲。隔着欹斜的板門，他用洪亮的喉音喊道：

「小鬼，快把我的行李搬出去！」

進來的却是一位老頭兒：腦袋上斜壓着一頂毡帽頭，夾襖的大襟虛掩着，攔腰緊緊了一條青搭布。嘴裏咬着旱烟袋桿，他語音含混地說：

「早呀，鄰同志，東西都捆好了麼？」

鄒金魁三步兩步迎上去，熱烈地拍着老頭兒的脊背道：

「是你啊，張大爺！怎麼過秋天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早起風太硬。」張大爺從他剛剛縫好的夾襖上摘下一根白綫頭，又拍拍前襟：「我說，同志，你們要不要喝碗稀飯再走呢？」

「不，不，昨天已經騷擾你們一頓了。老百姓還送來許多乾糧，路上有得吃了。我再說一遍，張大爺，你千萬告訴老百姓們不用害怕，我們走後，不會再有旁的軍隊來糟蹋他們。他們誠願拿出糧草養活我們，不過你知道，我們不是因為沒有吃的才開走啊。」——屋外隱約地傳來一陣噪鬧的聲音，鄒金魁急急轉換話頭說：「出去吧，張大爺，同志們大約都集合了。」

在一方平闊的穀場上，灰色的軍服，藍色的短褂，來來往往交織在黃土色的陽光裏，如同布機上的木梭。從一堆集聚着的人羣中，坦率而開心的大笑時時爆炸開來。

「滾開，小禿子，再鬧，看我不揍死你！……同志們，咱不是說着玩的，夜來旁人都送同志們

東西，餅啦，羊肉啦，咱是個光棍子，沒有人做，家里還有三隻兔子，你們就留着吧，半道上好吃。咱有一桿槍，不缺少野味吃……」

「你也去吧，三獾，正好配成兩對。」一個強壯的青年插進嘴來。

「張貴生，咱哥們兩個可不開玩笑！」三獾裝出一幅惱怒的神氣，睜大眼睛，突起破裂的嘴唇，因而更像倒提在他手裏的野兔。

「哎呀，怎麼撕人家的頭髮呢！」他忽然叫起來，用手急撫着披散在腦後的長髮，臉部因着痛疼而脹得通紅。他跳到圈外，把兔子拋在一架裝載行李的騾馱上，一頭鑽進人叢裏，拼命地追趕小禿子，嘴裏狠狠地罵道：

「小禿子，非操得你叫媽媽不可！」

士兵們又痛快地轟笑起來，但這笑聲突然中斷，彷彿被一把鋒利的寶劍斬折。遠處，鄒金魁同張大爺並着肩膀走來。這位軍官的高大身軀好像一座鐵塔。他跨着大步，

雖然故意緩慢自己抬腳的速度，依舊使老頭兒非常吃力地追隨在旁邊。

他走近穀場，朝着人堆裏冒叫道：

「小鬼，快去把我的鋪蓋捲搬來！」

繼而他轉向貴生，親熱地一拳打在青年的強健的胸脯上。頭一仰，高聲笑起來。

貴生有一張黧黑的圓臉，粗眉毛，圓眼睛，鼻頭散佈着幾粒風刺。他幫忙士兵捆好一架騾馱，交抱着兩臂退下來。

鄉金魁凝望他一回，開心地打趣說：

「張大爺，你該給兒子討房老婆了，人家也是二十一歲的人啦！」

「我不要老婆，你也沒有呢！」貴生的倔強的臉龐抹上一層女孩子似的羞紅。

「你不能比我呀，我是當兵的，哈哈！」又是一隻粗大的拳頭飛來，這次却被貴生接住了。
貴生伸出自己的右手說：

「來，咱們再攢攢腕子，看我的力氣長了沒有？」

張大爺望着他們的無嫌隙的嬉笑，滿意地眯起眼睛。他拔下嘴裏的旱烟桿，在鞋底敲敲烟灰，重新裝上一袋，不緊不慢地說：

「講幾句話吧，鄉同志，送行的人真不少呢。」

士兵站成一條筆直的行列，油膩而破舊的軍裝掩藏着許多顆純潔而堅定的心。他們直視着前方，焦點集中在他們長官的寬闊的脊背上。鄉金魁反扣着手，低下頭，腳尖蹴開幾塊碎小的石子，遂後又挺起胸膛，掃了一眼農民的充滿熱情和期待的臉盤。惆悵像是一陣輕風掠過他的心頭。這難得的惜別的情緒使他自己也奇怪他的反常。終於，他用一種習慣的腔調開始說話了，意思却是誠懇的：

「同志們，我們就要走了，平常蒙你們好意招待，實在覺得感謝……」他忽然側轉頭，從肩膀上高聲詢問士兵說：「你們住的屋子都打掃乾淨了麼？」——「乾淨了。」——他滿意

地點點頭，繼續說下去：「我們這次開拔，不再是自己打自己的人了。現在全國已經成立統一戰綫，紅軍改編成八路軍，我們是要開到前綫去打日本，打侵略我們的日本！你們的自衛軍練得已經很好。以後更該加緊訓練，不但可以保護本鄉，還可以開上前綫！同志們，我們前綫見吧！」青筋跳起他的額角，他伸長頸頸高叫出最後的兩句，隨即輕輕地結束了他的說話：「完了！」

張大爺並不會細聽這篇簡短而響亮的演詞。他的眼皮低垂，眼光似乎透進地面，閒歇地吧嗒一下他的烟袋。他的確捨不得他們走。從他們來後，生活是多麼容易啊！捐少，稅少，實行什麼統一累進稅，連放印子錢的李德齋也給嚇跑了。他們非但不括地皮，反倒幫助老百姓組織自衛軍，少先隊……

「啊，這羣人太好啦！」他不覺輕細地自語着，遂後又跌進迷惘的沉思裏：「看看鄒金魁一點沒有官架子，一到春秋，還領着同志們幫輔大家夥犁地啦，打場啦。咱活了五十多歲，從來

就沒看見這樣好軍隊！

他的思緒像是一縷遊絲，蕩到這兒，蕩到那兒，這時候一陣鼓噪把它無情地擊斷了。

「歡——迎——區——長——說——話！」

張大爺倉惶地抬起頭，臉上的細密的皺紋急速地伸縮着，形成一幅寂寞的苦笑。他從嘴角拔下烟袋，摸摸他的花白鬚鬚，又咳嗽了兩聲，但他依舊不知道應該從那兒說起。

「我說什麼呢，同志們？」一個吞吐的停逗：「你們走吧！打日本去吧！等你們打勝仗回來，咱們一定再喝一頓酒，叫它比夜來還熱鬧！」

「鼓掌！」鄒金魁朝背後一揚手，大踏步跨到張大爺的身前，熱情地抓住他的胳膊抖顫的枯手。從老人的濕潤的眼眶，鄒金魁又望到張貴生的黝黑的圓臉。這個青年閉緊嘴唇，極力裝出鎮定的樣子，可是掛在他臉上的冰冷而不自然的笑容却把他完全出賣了。

鑼鼓，喇叭，出其不意地從羣衆裏喧騰出來，這同軍隊的號角攪成一片難聽的合奏。隊伍

出發了。鄒金魁邁動長腿，時向左右歡送的人羣揮舞手臂而且大聲

「好好幹吧，貴生，我們後會有期。——嚶，怎麼沒看見吳有財呢？小禿子，你爸哪去了？」

「病啦！」

「哈，誰叫他昨天不要命地喝酒！告訴他，趕快到延安歸隊吧，我在那兒等他，聽見麼？」

田野裏，煙蒸着殘餘的暑熱。叫哥哥，紡織娘，得意地在穀穗和高糧桿上鼓動翅翼。驀然間，牠們噤住聲音，蹣跚到深密的草叢裏，隱匿起來。迎着高高的朝陽，唱着粗壯而不諧合的軍歌。這一隊愉快的戰士漸漸地迷濛在原頭碾起的黃色的塵霧裏。撤在後面的是一些黝黑的臉面，神情從緊張轉成鬆弛，終於變成無助的失望。

二

有財嫂拐着一雙小脚走進來，看見男人安靜地仰臥在土炕上，平板的紫臉沒有一絲兒

表情，眼珠直瞪着烟燭火煉的拱原形的簷頂，從那兒，幾縷灰綫懸掛下來，顫巍巍地搖擺着。她坐到炕沿上，拉起衣襟擦擦額角的汗水，又用它扇着風，短促而急快地說：

「秋後啦，猛古丁又熱起來，真是！真是！」

她有一張扁扁的黃臉，兩隻細小而精神飽滿的眼睛之間是一條平闊的鼻樑。他的頭髮很厚，腦後盤着一個牛屎似的髮髻。藍粗布褲褂已經褪色了，褲腳緊緊紮着，褂子的背後起了許多點雪花形的汗漬。此刻，她的臉是紅紅的，一半兒由於燥熱，一半兒由於興奮。她實在高興極了，一進門，她就希望男人問她今天出席婦女聯合會的事，他却只是死板地躺在那兒，不言不語，這使有財嫂焦煩起來。

「頭還痛麼？給你薑湯又不喝！」男人依舊沉默着。有財嫂生起氣來，吵聲喊：「說話呀！啞叭啦麼？」

「發什麼脾氣！」吳有財一翻身朝裏躺着。

「叫誰也受不了什麼病，一輪就是七八天！」他還想再嘮叨幾句，可是又吞下了，她的左眼跳得她心慌。左眼跳禍，右眼跳空，她不願意惹起男人的牛勁，多生些無用的閒氣，她從炕席上折下一小片高糧糝，抿點唾沫，壓到眼皮上，擺動着兩手走出窖洞。

望望太陽：近午了。晌飯吃什麼呢？今天似乎是個不平常的日子，應該吃點好的。她盤算一回，決定作小米乾飯炒韭菜，菜裏多加點油。她轉回屋子，開始在土灶前炊起午飯。淘上米，燒了幾把柴火，無精打彩地坐到泥地上。一團一團的濃烟從灶門冒出來，又從窖門流出去，落後的青烟一時擠不出去，昇到屋頂，打幾個轉身，便從門上特意開的四方形的窟窿溜到屋外，歡快地飛舞上半空。

用襖袖揩揩油臉，又往灶眼裏添了幾塊柴，有財嫂注視着自己的多稜的小脚，想起剛才婦女聯合會上的事，主席的話似乎依舊響在她的耳邊：

「許多人推舉有財嫂作洗衣隊的隊長，有沒有反對的？沒有就通過了。」

家。

這是多麼光榮的事啊！簡直比針綫受人稱贊時還光榮十倍。她得意地想着，不覺笑出聲

「鬧什麼鬼！」男人嘟囔着，翻了一個身。

抓到這個機會，有財嫂便高興而又扭妮地說：

「禿子他爹啊，她們舉我做洗衣隊長呢！主席還誇獎我能幹！」

「哼，你就愛戴高帽，給你幾句好話就不知道東西南北了！看你忙忙叨叨，整天不坐家！」

「怎麼？怎麼？我是革命啊！女人就不許革命麼？現在——現在可不像頭前了，男女平等，

——」她記得有人在識字小組裏曾經這樣說過，原來的話還長，但她記不起那麼許多了。停一停，她不服氣地接下去：「嗯，我就是這麼個人，心直口快，誰像你，一千錐子也刺不出血！」

「少說兩句吧，怕你啦！」

「我偏說，我偏說有了毛病還怕人批評，你一點不像鄒金魁他們那些人！」

男人靜下來。他知道自己的老婆是對的。然而他的苦惱而惶惑的思緒，無情地煩擾着他，使他對於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厭倦，甚而是憎惡。

什麼地方噪噪嚷嚷。這鬧聲，不時被野風吹到他的枕畔，整整一上午。他更注意到小禿子一吃完朝飯就揮舞着木刀跑出去了。今天是什麼日子，他生起一點懷疑。

「孩子哪去了？」

「上操去啦，你不知道？」有財嫂的撇起的嘴唇一下就展開了：「今天合區的自衛軍和少先隊都到咱們這里來操練，你也不去看看！」

飯已經煮熟，菜也炒好了——一盤早晨新從菜園裏剪割的綠澄澄的韭菜散發着油膩的香味，一聞就會叫人流口涎！

可是小禿子還不會回來。她想這孩子簡直是隻野貓，有同伴戀着玩，玩到天黑也不知道餓她倚着門，框右手搭到肩，上瞇起小眼睛向張本爺的穀場眺望。

會操已經完畢了。自衛軍赤着粗黑的身上，頭頂包着藍帕子，亂紛紛地舞動他們的梭標，鎗子，來福槍，足有三百多人，簡直是廟會時野台上的一場熱鬧的武戲。

孩子們——少先隊的英雄——擠撞在人羣裏，有的從大人的嘴邊搶奪大餅吃，有的同自衛軍起勁地玩弄刀槍，也有一個兩個正經地練習「立正」和「跑步」——類操練時的行動，可是另外一個孩子立刻就會把他推撞一個踉蹌，或者同他扭做一團，皮球似的滾在場上。沒有小禿子的蹤影。有財嫂剛一抬脚，想要走前幾步呼喚呼喚，不知什麼鬼東西從一盤石礮後跳出來。

「媽！」

她向後一退，手撫着心窩，喘喘地說：

「哎喲，吓死我了，小雜種！」

小禿子玩皮地嬉笑着，一頭從媽媽的胳膊下鑽過去，耗子似的竄進窖洞。他把木刀拋在